

听客溪：一个人的朝圣

□梁爽

“我再也不走不动了，不会见陌生人，不再签售，而只是在信封上签下名字，不接受约稿，也不回复来信。”在作家安妮·迪拉德的个人网页上，她这样写道。在她二十六

“待到秋后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是唐代黄巢以菊花开尽后，再无其它花开的自然情境为背景所书的《不第后赋菊》诗，其借景抒发了屡试不第、郁郁寡欢的愤懑之情。事实也是，菊花开尽，寒风瑟瑟，除了腊梅，又有多少花能经受得起如此折腾呢？

去年深冬的某一日傍晚，新华书店的朋友小袁约我晚跑，走到一农家门前，见一硕大的枇杷树冠杈到了路的边沿，细细看去，这才发现隐在宽宽长长的树叶间，竟开出了许许多多像剪碎的纸屑洒上去一般的小白花。呀！太神奇了，枇杷树原来是这时开花！

驻足细看，竟招来枇杷树的主人。攀谈间，女主人告诉我：“这叫‘东山枇杷’，果大，味道好！你们看，去年落下的种子，还出了好几棵小苗呢。”经她这么一说，倒让我产生好奇，尤其是她拇指和食指那么一圈的比划，说果形有鸡蛋大，更是让我暗起贪心。我试着和女主人套起近乎，问能不能卖我两株小苗，她把眉眼一挤笑出声来：“还买什么，挖就是了。”说完转身取来工具，一下挖了四棵小苗装进准备好的塑料袋中，就等我栽下几年后结出果子，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样了。

夏初，宋继黄先生的一篇《枇杷熟了》，似乎在有意钩着我的馋虫，说的也是东山枇杷，还说得那么有仪式感、神秘感，我当时就想，等我刚栽下的枇杷树结出果实，需要等到猴年马月？什么时候才能尝鲜这东山枇杷呢？

一日，好兄弟翟老师家树上的枇杷开收了，约几好友去采果子，还以大明“狗不理包子”加“金黄的玉米甜粥”做诱饵，我心里那个说不出的痒啊，真是挠人！更可恨，还有好事者不断发来一堆图片刺激我：又是扶梯而上的，又是穿花衣攀树的，又是盆堆篮满的，气人吧？五十里车程，一小时工夫，硬是把我“逗引”到了这真正的西乡。最终枇杷没尝到，也不知是不是我心心念念的那个东山枇杷味！

对于梦的解释，人们常常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果夜有所梦，也能日有所获就好了。说来偏巧，我想的那个“东山枇杷”味，还真的来到了我的身边。

“继东在这里住吧？”一个听起来陌生的声音在问。闻声我忙从里间迎出，一眼认出，这是继飞兄弟，晚我一届的同学——宋继黄先生的弟弟。

七岁的年纪，写下了《听客溪的朝圣》。这部曾为她赢得普利策奖的作品，似乎有一股奇怪的力量，让人跟随它一路穿越冷漠的大自然却获得了温暖。

但不是为我，不是为我，此书是献给理查德的。这似乎是扉页构成的惯例了，被读者一带而过也不会让接下来的阅读体验损失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更多，这位理查德先生却可以成为一个隐微的线索。因为他不仅是迪拉德的丈夫，也对作者的创作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弗吉尼亚霍林斯大学求学期间，作者遇到了诗人兼创造性写作教授理查德，并在1965年与他结婚。三年后，她以一篇关于梭罗《瓦尔登湖》的论文毕业，奠定了一生的写作方向。书中叙述者的金鱼名叫埃勒里·查宁，而那正是梭罗最亲密的朋友的名字。

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千百年来一直被人类描述。或是镶嵌在故事的中间，作为某种舒缓节奏的中场休息；或是作为远离人类社会的一处奇观，与野外生存或者归隐田园这样的冒险事儿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你已经读过《醒来的森林》《遥远的房屋》《低吟的荒野》，一再地经过四季荣枯，熟稔了大自然的有序与无常，甚至以为自己到那里住上半年也能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那么，拿起迪拉德这部《听客溪的朝圣》一直翻到最后一页的意义又是什么？

初读《听客溪的朝圣》，的确会让人误认为这又是一位潜心工作的博物学家，为了

田野观察而离群索居，不厌其烦地向没有时间停下脚步看一片树叶的都市居民兜售好奇心。

但作者素来拒绝“自然文学”这个标签。诚然，其作品历来呈现的面貌与自然有着深切的联系，但像这样的想象却未免贫乏。当整个人类社会连同作者本人都消隐在文字的背后，与其将作者想象为博物学家或环保主义者，不如说这实际是一种上帝视角，是一位没有性别、年龄差别，也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秘叙述者。

要不是听从编辑和经纪人的建议，最终放弃了“A·迪拉德”这个男性化的署名，或者如果你只是恰巧错过了封皮的署名，那么读者简直无从对作者的基本信息做出任何臆测。然而，正如迪拉德自己所说的：“躲躲藏藏的生活活起来会很很方便，其本身就招摇。”她尊重了自己的属性，也尊重了自然。

作家们大概都想知道，没有了人与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也就没有了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如何不使叙述平淡乏味？比之遣词造句之类具体的写作技艺，这或许才是真正体现迪拉德创作格局的地方。

人类退场后，世界一下子就一样了。但这并不用更清静还是更混乱来衡量，因为它只是被还原为大自然本来的样子，没有是非之分，一片人类价值判断全然失效的领地。在这里，雌螳螂从不为在交配仪式中吃掉了雄螳螂受罚抱憾，五度寄生虫也不必为

自己的寄生而惭愧。

甚至在自己退场后，写作者再也不必给生活加滤镜，好让枯燥无趣的东西显得生动，或在无意义的举动里设计出意义来。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我不僵硬，而是平静。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下到中心点，找到平衡然后休息。我后退！不是退入内心，而是退出自己，于是成了一堆感官的组织。无论看到什么，都是众多、丰盛。”

正是这一点，使得迪拉德的作品和所谓的自然文学区分开来。她并非单纯地沉溺于对自然的赞美，唾弃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并非依靠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神奇力量，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中逃避，在一片树叶、一串脚印的陌生感中寻求治愈。

现在人们常说要去远方，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仿佛地球的另一端藏有包治百病的魔法，尤对身心疲惫、前路迷茫有奇效。读者也许不会想到，迪拉德所描述的听客溪不过就是家门口的一条小河，而那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几乎致命的肺炎。

人们以为朝圣会走很远吗？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是一种朝圣，听客溪的朝圣也是一种朝圣。在真正的心灵旅程里，重要的是已知和未知，观察和内省，而不是行程的远近。

如同深入大自然中看一事一物，迪拉德对人类世界也抱着同样敏锐而犀利的洞察。她不相信网络庞杂的信息，不相信维基百科。她在个人网页上强调：“如果你要了解一个作家，就去读她的作品。”

行吟(组诗)

□何玉宝

陶宴岭记

穿过古道，在石阶上寻找岁月印迹
我们让时间慢下来

泛黄的叶子在风里放手
和阳光相对
一出生死剧是自然轮回
我们无需为此叹息
顺着自然，融入自然
是亘古結局

在山巅，我们取出酒
准备与阳光对饮时
一场雨悄然而至，驱逐我们
离开阳光

不测风云，神仙也无法预料
慢下来的时光，在雨里
成为酒的消耗品

在一扇民国的门前

一幢房子有些不着调
木架结构来自民国，水泥山墙和彩瓦顶来自当下
混搭。仿佛一个人
在岁月舞台上，演一出穿越剧

关于房子，主人自愿揭开谜团
我们却不肯接话
关于旧事，早已被时光洗刷殆尽

苦难也罢，幸福也好
历史就放在那里。
上苍早就分配好角色。否则不叫人间

用沉默回避话题，我们说江山妖烧
说菜地如此令人神往
这一切美，只属于口语
习惯于喧嚣。归隐只是一个托词
可以借此想象，心里还有一块田园

搬几把竹椅坐下，在一扇民国的门前晒晒太阳
面朝阳光，假装老人
我们预演余生

春夜遇雨记

闪电游过南池江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雨
洗刷着郊外的村庄和城市的灯火
夜行人在风雨里惧怕雷声
奔跑，怀抱孤独
和夜色一起泪流满面

闪电、骤雨、雷声
那时候，你想从一条河流里
找到回家的路
八百里江海行舟，或者三千年时空交换
甚至希望一件远古的蓑衣

你不怕雨，但惧怕黑，惧怕雷
雨水顺着叶子浇灌花朵
哪怕生一场病，你也愿意在夜色里
为春天抒情。而黑
沉沦，吞噬着雨
吞噬春风吹醒的爱情
雷声恐吓你的抒情
不容你分辩

七绝吟水绘园

□蔡昌荣

三明星

敞阔三明星冠取，假山剔透九狮奇。
扶芳藤本居中佇，昌硕题名性价宜。

枕烟亭

雾云雨雪围亭绕，意向纷纭采裹妍。
智者还称佳韵好，仙风道骨枕烟缘。

镜阁

月池有阁似浮屠，倒映垂杨沁幻殊。
楼上圆窗如玉镜，水中不败岸边姝。

小三吾亭

胜境清溪元结赞，诗情仿景造池亭。
三吾拆字前冠小，裹柳红霞共赋吟。

悬雷峰

穿水悬雷峰耸出，奇崖巨壑景容浓。
山房巧置添春色，静听叮咚水滴淙。

容安草舍

借得陶潜容膝易，山河破碎怎能安。
心灵深处如明镜，进退荣衰总是欢。

得全堂

深耕堂名匾瑰瑰，辟疆小宛像供台。
得全可胜丢之灭，佳境今存水绘魁。

东山枇杷那个味

□黄继东

将近四十年未能相遇，竟在彼此照面间一眼认出对方，双手相握过后，在我沏茶的片刻，继飞兄弟返回身上拎下一只精美礼盒，我一晚盒面，见印有“东山枇杷”四字，连忙顺手接过，连客气话也随口水咽进了肚里。

“这是昨天夜里刚去东山拉回的，很新鲜，给你们尝尝！”说着，我问几十年不见，怎么就摸了个准？

“你不知道，我和建军常常聊到你，早想来看看，今天终是如愿。”原来是我的好友、他的堂弟建军告诉了我的住所。

我们靠坐在一起，开始回忆过去，聊认识的同学，聊和他一起服役的老乡战友，聊那个一去不回的年代，仿佛添加了化学反应中还原剂一样，一切都是原汁原味的记忆，是永远忘不了的同学情，朋友情！

两人忆起这样一幕，竟是如同映在眼前一样。

我的高中同窗包松良，当年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回家探亲路过南京，傍晚专程驱车赶到中山门外南京农大来见我们，碰巧那时我们去了市内，于是他们在我住的地方留了言，说是住在军区三招，第二天就要离开南京。当我们赶到下榻招待所时，部队几个老乡弄辆车兜风逛秦淮河夜景去了。一直等到他们，但小车已先送进了车队。可人聚齐了，却没车了，怎么办？记不清是谁先提出，说去“偷”辆车出来。部队用车有规定，凭首长派车单提车，出了门随你天南地北，进大门取车要审查的。商议结果，由一人爬围墙进车队小院，把车“偷”出来。就这样，晚我两届的同学丁佐平爬进墙内，大摇大摆开一辆苏联产“伏尔加”出来，我们一行七人，硬是“打包”塞进车内，一路西行北上，逛长江大桥，游玄武湖，遇“军地”联合交通执法检查，还得让两个头深埋下去，才能混得过关。南京地处丘陵地带，坡路较多，“伏尔加”本来簧板就软，遇上爬坡，由于超载，排气管老是发出“枯枯”擦地声，不知是不是在为我们几个同学、老乡能有机缘在异乡相聚发出的慨叹？想想当年，那种同学情、老乡情是何种难舍味道！

三十多年后，当我接过继飞兄弟递过的“东山枇杷”，内心感受的，又何尝不是同一种滋味呢！

提纯大盘山的关联词（下）

□江东瘦月

道之脉

大盘山幽谷深洞，好大的气场！此乃修身养性之地。自古以来，不少道家隐士栖居于此，明理开悟，修得境界，自然而然地“升格”了。

晋代道士许逊在茶峰山“安营扎寨”，派遣道徒四出施茶游说，致以茶商慕名集聚，“婺州东白”声名鹊起。嗣后，山民尊许逊为“真君大帝”。玉山古茶场历悠悠1600余载，这一中国茶文化的“活化石”，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晋著名道教领袖葛洪精道儒，通百家，内擅丹道，外习医术，曾在大盘山支炉炼丹，植药疗病，世称小仙翁。他们的影子和精髓，可能便隐匿在茶树枝杈，或草药的根窠中。我想。

唐朝羊旻偕了好端端的“公务员”铁饭碗，独居双峰山修炼，以野蕈为食，羽化成仙。此地列为“中国香菇之乡”，这位“菇仙”算是立了头功。青莲居士荡起双桨，漫游好溪，长吟“咆哮七十滩，水石相喷薄”，对酒当歌，涤荡襟怀，诗仙果然绝非“蓬蒿人”之流。我问勇哥：“在此结庐修炼，如何？”“妻小咋办？”嗨，凡根未脱，俗人一个！

南梁太子萧统因避隐居大盘山三年。身为贵族文艺青年，秉烛夜读，潜心编纂《昭明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那收录标准甚严甚挑剔，严谨。若是收容了我哥俩，倒是可以打打下手，做点誊抄校

对的活计。白日里，太子径往学田、利济、王隐坑等处，教习山民广植中草药，首开此地引种驯化野生药用植物之先河。继而，技艺传授的辐射半径延伸至磐安、永康。太子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被山民尊为“药祖”。大盘岭头昭明院内，供奉太子塑像，俗称盘山圣帝。“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作为皇帝候选人的萧统，足迹遍布奇石峥嵘、流水磅礴之间，为大盘山笼罩上了比晨雾更粘稠的神秘色彩。那雾障一般遮掩着的盖头，又岂是我等凡夫俗子掀得动的？

此地得仙道之脉，更兼儒学之风。粹溪，孔氏婺州南京的发祥地。孔圣人四十八世孙孔端躬葬父于钟山后坞，在此剖竹穿林，依山筑寨，决意与草木为邻。以衢州孔庙例建梓川南京厥里孔氏家庙，宋理宗赐“万世师表”金匾一块，该处家庙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孔氏文化遂植根磐安大地，枝繁叶茂。彼时，金兵入侵，端躬公辞别曲阜故园时，掘得桧木苗一株，发愿在何处生根，便作孔氏新址。凡几度迁徙，历几度栽拔，唯植于梓川之土，方才生根萌芽。“太公树”历来元明清，经风霜雪雨，悠悠880余载，被列入“全国百棵古木”。镌刻着创业艰辛、异地重生的树木，何其幸哉！

青山环抱，桂水穿流。徜徉永安溪、寺后溪，拜谒家庙、善祠堂、下祠堂，遍访十八座四合院。我与勇哥使劲作深呼吸，汲取

悠悠两千年的避世遗韵、儒家学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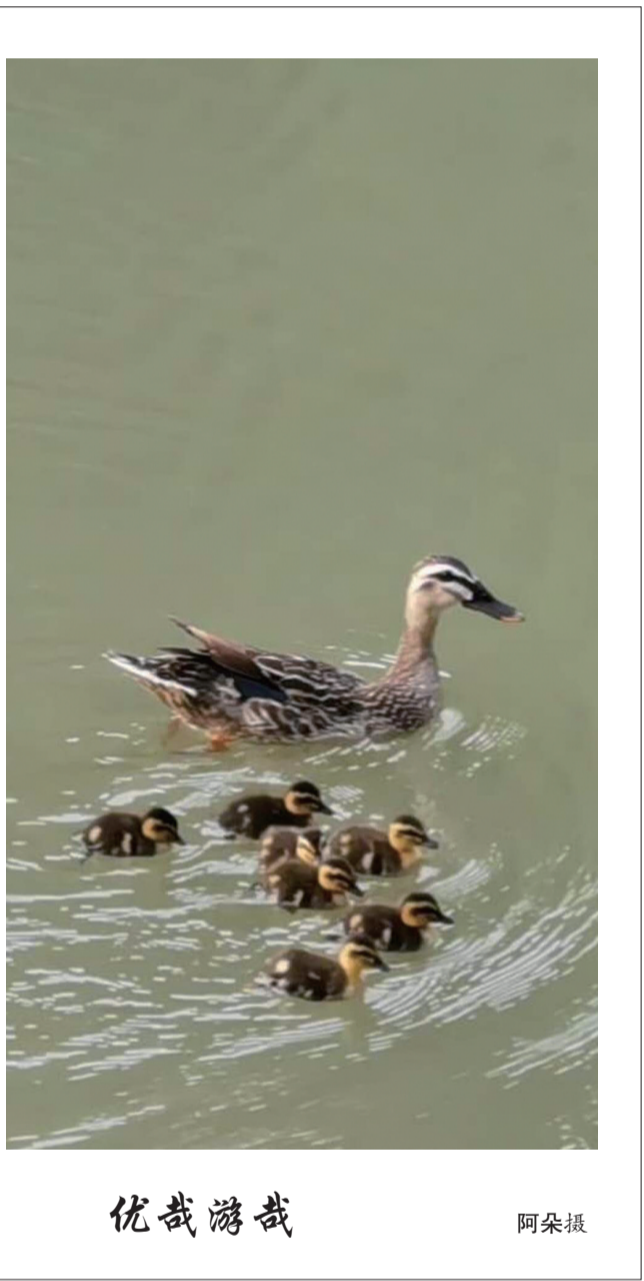
药之谷

大盘山作为晋唐雅士隐逸之地，袅袅着仙气；作为“江南药谷”，飘逸着草药的香气。其实，儒道文化、隐逸文化、医药文化早已与这地界有着“世交之谊”了！

大盘山是南北植物汇流之区，素有“中国药材之乡”美誉。在山坡、溪道旁，总有一些不知名的草儿油油地绿，花儿艳丽地开。早在宋代，磐安药材便经由宁波、绍兴远销海外，白术、玉竹等列为敬献赵姓皇帝老儿的贡品。及至元明时期，野生药材贡品的种类日益增多，源源不断运往大都、应天府。

地道中药材“浙八味”中，元胡、白芍、玄参、贝母的“快乐老家”便在这大山里。漫山遍野中，分布着藻类、菌类、地衣、苔藓、蕨类及种子植物类群，计有12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呢，品种约占了浙江全境的一半。其中野生元胡——延胡索，是这里的“当家花旦”。我们不懂中医，不通药理，即便是撞见了，也不相识的。山民告知，当下是茎叶枯萎季，也到了采挖根系的时候了！

对于每一种土生土长的药材，山民们都能扯拉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美丽故事来。关于中药材的谚语、歇后语，早已融入地方文化之中了。我想：山里人如数家珍地絮叨



优哉游哉

阿朵摄